



月光城 随笔

竟是残山剩水

王亚

寻山。
日前循陶庵先生履迹游历杭州绍兴，生出许多感叹，对照书来读，益发觉得不复陶庵当时之越地。惟寻至吼山，方知陶庵祖父张汝霖先生所言“谁云鬼刻神镂，竟是残山剩水”实在非虚。我见这“残山剩水”，竟全体震悚，半天讶然无言，此刻回顾神游仍旧不免惊叹。

有山名“吼”，已殊为怪异。去绍兴之前，我脑子里出现的是挪威画家爱德华·蒙克那幅著名油画，蓝色的河流红色的天空，精神极度苦闷冲你呼喊的面目扭曲的男人。

陶庵《越山五佚记》有曹、吼、怪、黄琢、蛾眉五山，我一路寻过去，除了吼山尚留名，哪里还有其他山，向当地人打听也都不得而知。谈及吼山，他们却一致说“无可看”，连出租车司机都劝我莫费神跑那样远。等到三月看桃花吧。他说。

我并不曾读到陶庵赴吼山赏花，亦无从等到桃月花开，我寻的是张岱和张岱写的山，便仍旧自顾自拔腿去了。出了绍兴城，车行十余公里到皋埠镇，吼山村就在镇外一许里处，由山门外向里探，果然一无可看。

陶庵说，吼山云石，大者如芝，小者如菌，孤露孑立，意甚肤浅。我竟至连这等“肤浅”也不得见，兴冲冲而来，几乎就想败兴而去。随手拽根狗尾草玩着，竟撞见一面石壁一荡水，倒映在水里的硕大摩崖石刻“放生池”“观鱼跃”简直将我毛细血管都唤醒了。陶庵的《吼山》一篇虽不曾提及

这处景，但沈三白《浮生六记》明白说了“石壁有‘观鱼跃’三字”。“放生池”是陶庵外祖父的放生池吗？可他文章里写放生池在曹山呀。百思不得其解就不解罢了。我虽是循书而至，也不可尽信书。

石壁俨然就是刀斧凿出，与《越山五佚记》“曹山、吼山为人造”一句算是对上了。间壁山谷又有小村，亭台游廊围在碧树翠竹之间，只寻不见路进去。“有长风可林，有空庭可月。……肯以一丸泥封其谷口，则窅然桃源，必无津逮者矣。”耶！又对上了。既是世外桃源，还是不打扰为妙。万一回到魏晋，倏忽就是几千年，回也回不去了，可是大不妙也。

我绕着村子走，隐隐地见有人踪，想想果真是古人也不一定，鼻息里竟觉得渺渺地嗅着一股子仙气——哈，其实是村里谷中的水汽。

陶庵又说放生池里有几百万鱼虾，“大鱼如舟”，一口可吸进四个大西瓜，三白也言“水深不测，相传有巨鳞潜伏”。偏我绕着水池转了三四圈也不见一条三指以上大的鱼，再对自己道一句“不可尽信书”罢。

村庄。巨崖。深谷。河流。一池水。一座桥。一丛竹。鸡鸭鹅各几只。除却村里有远远的人声，此处竟无人迹。

我一脸喜气地往前颠着，比傻大姐得了什么狗不识的玩意儿还得意。身侧有水声，鸟鸣，被踩踏的枯枝轻微的折断声，某一种夏虫闷闷的呻吟，风带起梧桐树大巴掌叶轻响……喜气简直一大团一大团地将我裹严实了。这样人流如

织的旅游旺季，我捡着个官无人踪的地儿，可不跟捡着宝似的吗？我的布包里装着一本1985年岳麓书社版的《琅嬛文集》和一本1984年浙江文艺版的《西湖梦寻》，背了寻张岱来了，却无法将这宝扫拢来收进包里掬回去。

没几步，我的一团喜气更化为满心震悚。脚边有一块指示牌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“剩水荡”，石壁上镌刻的正是那句“谁云鬼刻神镂，竟是残山剩水”，这是“石宕”，也就是曹山。原来吼山曹山竟是一母同胞的“兄弟”！

震悚并非为着终于又“捡着”了曹山，而是这残山剩水。若说前面的放生池还可见斧凿痕一点点的展露，在这里，虽说还是人力为之，却干脆得像切豆腐一样，浑然果真有人擎一柄巨大的利刃，咔咔咔几下下去，山便成了如此这般。

如此那般？“瑕者堕，则块然阜也；碎者裂，则岿然峰也；薄者穿，则研然门也。由是坚者日削，而峭壁生焉；整者日琢，而广厦出焉；厚者日礫，而危峦突焉。”绍兴千余年的伐石历史，一代代石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采凿，将这巨大无比、笼盖天地的石山，直如豆腐一般切削整齐，才有了这如阜如峰如门的峭壁广厦危峦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实在不致相信，这十数米高的峭壁会是古人身自手凿而来。

那年，张岱七岁，随祖

父游曹山。祖父“盛携声妓”，同游的陶石梁先生戏作《山君檄》，讨伐“尔以丝竹，污我山林”。张汝霖先生则作檄文回答：“谁云鬼刻神镂，竟是残山剩水！”想来，他的心思无非反言之——谁云残山剩水，竟是鬼刻神镂。

这剩水荡略似连片的现代高楼，笔直挺立，惟与楼不一致的是每一座石厦还顶着一顶葱茏的树“帽子”，藤萝薛荔长长地垂着，蓊蓊郁郁。石下便是深潭，静谧澄澈，游鱼在水底亦不泛起涟漪，便在水面映出石厦另一组婉约的模样。或者石厦就是匠人们铸造的英俊无畏的壮士，石是他的铠甲，树是他的头盔，藤是他的旌旗，他就这么冷冷地睥睨着世界。除非低头去看那一潭清波，一低眉就温柔了。

水荡一侧的山石削割得如深井，又有石柱矗在前边，便又如石门洞开，进去还有后人刻意放置的石桌石凳。我环视一周，竟又有了似曾相识之感，这便是琅嬛福地啊！此地存着的是陶庵书蠹梦，还是金庸大侠《天龙八部》里神仙姐姐的仙侣梦？

吼山如芝如菌的云石我也见了，少了石畔的水，果然意甚肤浅。我只是没弄明白，吼山为何名“吼”？莫非须得大吼一声？曹山又为什么姓曹？吼山村和临近的坝头村居民分明多姓陆，据说是陆游后人。



月光城 散文

雁鸣惊霜天

官凤华

霜天清寒，北雁结队南翔，雁鸣声里，清碧如洗的天空便出现了久违的雁阵。那排黑色的诗行灵动了整个乡村，给人留下凄美的怀想，慰藉着我们沧桑而苦难的内心。

卤汀河岸边，洁白的芦花，唢呐一般，吹奏凄婉动听的歌谣。那时，我们奔走在长满蒿草的圩堤上，吹芦笛，掷瓦片，竖蜻蜓。一群大雁飞过，我们踮着脚，张开双臂，吟出动听的童谣：“雁鹅来，雁鹅来，雁鹅雁鹅说我乖……”

大雁翩然而行，不时发出“嘎、嘎”的叫声。一会儿呈“人”字形，撑开的双臂，翩翩舞动，如青衣花旦挥起的水袖；一会儿又呈“一”字形，像一条长长的扁担；一会儿又呈“之”字形，如田野里的蜿蜒小路。等到雁阵在我们的惊呼声中消失在天边，我们才踏着苍茫的暮色怅然若失地回家。

大雁扑闪着双翅掠过雨花石般清清纯纯的天空，点点倩影投映在清澈睿智的河水里，形成怪诞的象形文字。它们是纯粹的原野之鸟，生长在农民的精神里。在田间劳作的农人忽闻雁唳长空，忙挺腰拄锄凝望。那高亢嘹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的浑天清响，久久回荡于旷野。雁鸣声散溢在田野的赭褐里，有了锋利的滑音，有了叶汁的水润，有了一种激情四溢的高扬，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渺远与旷达。

有时，它们隐入深密的苇丛。芦花犹如高雅素洁的淑女，欲语还休，飞扬中透着灵性，柔顺中隐含着傲骨，让人心生愉悦。孤寒凄清的月光里，那芦花如雪的苇丛因栖息大雁而变得美丽诱人，如一袭妙不可言的梦。阳光里，它们更像是一些空灵的幻影，来去无踪，又如饮风吸露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，飘忽不定。

乡村霜月夜，邈远而空阔。霜染的月光清如溪水，静似画布。晕黄的月光柔软地铺洒大地，青霜平添一份柔和，寂寥而悱恻。大雁自在飞舞，撒下一路盎然的意趣。有时我们会看到靛蓝霜空中一只孤雁。霜月素白，如芦花轻飏，它正孤独地飞行霜天之下，急急地向前追赶，叫声凄厉，令人心惊而鼻酸。断鸿的叫声，充满孤独和绝望。令人体味到乡村所有的清贫和苦难，所有的痛苦和忧伤。

生活在明清丽质、炊烟牧歌的乡村，雁鸣和雁阵确乎是很难听到和见到，是它们躲避着我们，还是我们疏远了它们？

大雁距离我们生存的家园已经越来越远，我们很难觅见她们轻盈俏丽的身影，很难聆听她们圆润娴熟的鸣唱。昔日伙伴，也像大雁一

样离村庄和家园越来越远，走进浮躁而喧嚣的都市。聪慧灵秀的村姑们都出嫁了，蝴蝶一样，向着村外的姹紫嫣红飞去，留一片澄澈的蓝天，横亘在乡村的场院里，以及乡亲们倚门倚闾的心坎里。

雁阵惊寒。陌上数青霜，秋风紧，秋水瘦，我被浓浓的霜天孤寂和清冷包裹着，盛开成一朵洁白的睡莲，透着芬芳和禅意。一有闲暇，我便徜徉在故乡的田塍陌头，怀着一种宗教般的情绪，撷拾遗落在乡野深处的善良和悲悯。

霜月天，闲静时光，我总喜欢仰望高远纯净的天空。我总盼望大雁能音符般地飞进我宁静的双眸，飞越我纯净的心灵，并以一种圣洁灵动的姿态与我相亲相爱，与我共度云淡风轻的简约时光。